

ZOUJIN SHENMI
JINQU

董葆华 ◎ 著

走进 神秘 禁区

兵器工业出版社

走进神秘禁区

RA984/01

董葆华 著

兵器工业出版社

44129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走进神秘禁区/董葆华著. —北京: 兵器工业出版社,
2003.4
ISBN 7-80172-123-3

I. 走... II. 董...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20504 号

出版发行: 兵器工业出版社
责任编辑: 易行 高晓彬
责任技编: 魏丽华
社址: 100089 北京市海淀区车道沟10号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首钢总公司印刷厂
版次: 2003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50

封面设计: 傅光辉
责任校对: 李华
责任印制: 莫丽珠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6.875
字数: 130千字
定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董葆华 女，1953年生于保定，1969年入伍，1980年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无线电测量专业，曾在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从事技术检测工作十七年。1986年转业到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曾任院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省纪委派驻社科院纪检组副组长、监察室主任，现任院人事处长。

1997年发表在《人到中年》杂志上的《邂逅西路军女战士》一文，在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和《人到中年》杂志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联合举办的“《走过艰难》有奖征文”中获优秀征文奖。1998年撰写的《生命中的大山》，发表在河北省作协主办的《长城》杂志上。另有多篇反腐倡廉的研究论文和案例分析在《探索与求是》等杂志刊登并获奖。

序 —

— 合

认识董葆华是一种荣幸。

在她身上有一个你所未知的世界。这个世界过去是严格保密的，外人甭想闯进去，但现在董葆华可以有选择地讲给你听，把那个神秘世界活生生地展现在你面前。

于是，你受到精神洗礼，承认理想和崇高在任何时候也不会减弱光辉。

董葆华是个在战略核武器基地工作过十七年的特种兵军人，而且是“万绿丛中一点红”的女军人。那是中国第一个核战略导弹基地，是万古荒原之上、崇山峻岭之中、方圆百十公里壁垒森严的军事禁区。这里对外界严格保密，谁也不知道进入大山的军人是干什么的。他们隐姓埋名地从世界上消失了，从熟知他们的亲友中消失了。许多中外知名的大科学家都消失了，再消失个青春少女无名小卒董葆华还算一回事吗？不算一回事。

2 走进神秘禁区

尽管她重任在肩，担当着检测“大国长剑”的1号“主控台”操作手，一按“启动”按钮，检测合格的“大国长剑”就可以直插蓝天了，多么了不起的职业！可是严格的保密纪律不能让外人知道她是干什么的。这外人还包括自己的亲人，包括母亲。她只能对母亲说，我是接电话的通讯兵。在亲朋好友和一切熟悉她的人面前，消灭了荣誉感，所有的骄傲和自豪都隐藏在她不露声色的矜持浅笑之中。这很无情，也很残忍，但没有办法。这无奈消失整整延续了二十几年，直到国务院宣布“我国第一个核武器基地退出现役”。

同时消灭的还有彩色的梦幻，彩色的化妆，彩色的衣服……一切属于青春少女的彩色全消灭了。她长得再明眸皓齿，歌声再宛如云雀也派不上用场，那不是产生明星的时代和场所，那里一切都是“低调”的。

浪漫的爱情更谈不上，四平八稳地结了婚。

好像失去的东西太多了。

是吗？那董葆华岂不是一无所有了吗？

其实，恰恰相反，在精神、情操、感情、人格等等方面她非常地富有。

这富有表现在言谈上，体现在举止上，展示在风度上，附丽在精神上。

她是一个“高档次”的人。

她并不为过去的隐姓埋名而懊恼、后悔。那好比是一次成功的“雪藏”，使她能以年轻而纯洁的心态面对今天的世界。

当时出头露面又能怎样呢？君不见，许多英雄典型

失去光环，大批耀眼明星销声匿迹，而经过“雪藏”的她，依然冰清玉洁，光彩照人。

在董葆华身上，我感受到美的力量，体验到美的尊贵，目睹到美的凝固。

在大山里，在钢铁中，那没有装扮的青春好像是白白浪费了，其实不然，它沉淀了下来，积蓄了下来，以巨大的冲击力，展现在今天的董葆华身上。所以，她的“美”透着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大山给予她崇高的志向和修养，年深日久，这些便成为她生命的一部分。她自尊，自爱，自立，自强，她绝不向格调低下的世俗之风靠拢、低头，她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告诉身边的人们：在市场里行走的只能是经济，而不能是人！于是她保持了高傲的尊贵，一种无与伦比的人格美。

青春容易逝去，美却可以永存。在那种特殊的环境里，她的美没有流失，也没有被滥用，而是原封不动地停留、沉淀在她的身心之中。

以上，就是我阅读董葆华这部书稿的综合感受。

作为序的任务似乎已经完成。

但我还想补充说，董葆华是一个储藏着稀有金属的矿。

别人可以去开采，她自己更应该开采。

去年，我接受全球综合类期刊排行前八名的全国最畅销杂志《家庭》的约稿，便去开采这个稀有金属之矿，写成《军中“女神”的钢铁魅力是怎样炼成的》，发表在《家庭》2000年第8期上，引起强烈反响——转载，评

4 走进神秘禁区

奖，上电视。后来，河北人民广播电台、山东卫视台和中央电视台又相继采访她、报道她。

由此可见，她真是一个蕴藏深厚的富矿。

如今她出这本书，我认为，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开采。

2002年8月25日午夜

序 二

李一凡

在我的儿时的记忆中，母亲只是一个符号、一张照片、一个称呼。记得很小的时候，姥姥抱着我站在一个大镜框前，指着合影照片中的一个女军人说：“这是你妈妈。”指着其中的另一个男军人说：“这是你爸爸。”我按照一个两岁幼儿的理解力重复着：“相片儿是妈妈，妈妈是相片儿。”尽管姥姥一再解释“相片儿上的人是妈妈，相片儿不是妈妈”，我仍然不明白这有什么区别。照片中被称做“妈妈”的女军人有两条长长的辫子和一脸温煦的笑容，被称做“爸爸”的男军人却神经紧绷，一脸严肃。那张照片奠定了我对父母的最初印象：母亲和蔼，父亲严厉。但他们都是以一张薄薄的相片儿为载体储存在我儿时的记忆里。五岁以前，我是姥姥家的家庭成员，很长时间我一直概念混乱，以为我和舅舅一样都是姥姥生的孩子。爸爸妈妈倒像

6 走进神秘禁区

是远道来的客人，住几天就走，而且一走就是很长时间，直到我基本上把他们遗忘在照片中时，他们才会风尘仆仆地赶回来小住十几天。至于他们那些有别于平凡的事迹，我也是在山东电视台到家里采访时，中央电视台在春节播放时，才断断续续听到和看到的。

我不得不承认，他们的确有一代人至少是我自己所不具备的坚强毅力和献身精神。在那种蛮荒、原始、气候恶劣、与世隔绝的军事禁区中，一待就是近二十年，而且是人生最好的年华；还要被数不清的军纪条规束缚着，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一切都必须循规蹈矩，令行禁止。如果不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很难想像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都说经历就是财富，走过艰难的人会更加珍惜过去，由此我明白了他们的战友情为什么那么浓烈，他们对大山深处的故事为什么那么情有独钟。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但我觉得他们和一般人的确不一样。

母亲的书让我作序，真有点受宠若惊、不知所措之感。揣测母亲的本意，至少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母亲认为我有不错的文字功底。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在母亲的帮助、指导下，陆续在《语文周报》、《石家庄日报》、《燕赵都市报》发表一些习作。其中1997年发表在《语文周报》的《春天来了》获“春蕾有奖征文”一等奖，1998年发表在《燕赵都市报》的《学走路》获“花季感受有奖征文”二等奖。从两岁开始认字，三岁开始读报，我在母亲心中是个聪明、超常的孩子，母亲始终盼望我能圆了她那搁浅在军事禁区里的作家梦。二是

母亲希望通过这次作序的机会，让我认真阅读她用真情写作的文章，更多地了解他们那个特殊的群体，了解那个特殊群体中凝结着人类美德的一笔笔精神财富，例如真诚、友善、为国尽忠、无私奉献等等。她不能容忍从核武器基地走出的特种职业军人的后代是一个自私、短视、胸无大志的庸才。

坦白地说，我不是理想主义者，我喜欢自由自在、闲云野鹤式的生活。那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言壮语和“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伟大责任感，似乎都是离我或者说离我们这一代人相当遥远的上个世纪的童话。我在同龄人里已经属于关心世界风云和国家大事的少数人，但我对国家命运的关心，也仅限于从网上和《参考消息》中，找一找中国在世界各国人眼中的位次。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既不崇高，也不卑下，能欣赏阳春白雪，也能看懂下里巴人。对父亲母亲的谆谆教诲和他们做人的原则，我不敢苟同，因为社会总有一部分并不像他们描绘得那样好。他们教我要严于责己、善待同学，结果我被善待着的同学欺负；他们要我尊敬师长、自尊自爱，结果我被尊敬着的老师把稚嫩的自尊心踩在了脚下……我不太相信“人性本善”的乐观分析。父母为我描绘的世界与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世界是有差别的，我眼中的世界比他们为我描绘的世界也显得逊色。我以为社会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他们却停留在“不能兼善天下，也要独善其身”、“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的老夫子人生格言上。我时常觉得他们迂腐，甚至有点出土文物的霉气。

但平心而论，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他们生活得坦荡、真实。对金钱物质的期望值很低，所以总能以平和的心态调整自我。不管社会怎样发展，不管人们的价值观怎样改变，也不管有多少人为他们做出的奉献与得到的回报不成正比而打抱不平，他们都一如既往、平心静气地固守着那块在我看来已经大半荒芜、贫瘠了的精神领地。这让我佩服，也让我困惑。

既然是知无不言，我就斗胆放肆一回，说说我看过部分篇章（母亲只让我看了第一部分《走过艰难》）之后的感受。首先是对母亲转业回来以后如此执著于写作，尤其是执著于挖掘那些埋藏在大山深处核武器基地的故事（被我称为“原子弹文章”）的由来有了比较多的了解。母亲用持之以恆的激情，常年笔耕不辍，终于在昨天完成了凝结着她深情厚意的书稿《走进神秘禁区》——我是她的第二个读者，一个毛毛躁躁的二十一岁的大学三年级学生。

读着文章，眼前呈现的是一幅场景——风华正茂的母亲和她那些同样风华正茂的战友们，连同那片延绵不绝的群山、壁垒森严的军事禁区以及同他们的军装颜色一致的一排排草绿色军营的场景。场景是很重要的，它可以是一幅画、一尊雕塑或是一个镜框，把意境中的主人公栩栩如生地镶嵌进去，赋予她生命与活力。

也许是我对母亲的认识始于照片的缘故，看她写的文章，映入脑海的还是一张张或大或小、或彩色或黑白的老照片。记得小时候，母亲探亲时，总爱捧着一本大影集，把我搂在怀里，指着上面的军人一个个认真地介

绍着：这个阿姨是她最好的朋友，那个叔叔曾舍生忘死地救过她的命，这个伯伯是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专家……我懵懵懂懂咿咿呀呀地重复着她希望我听懂和记住的话。印象很深的是有几张背景一致的黑白照片放得很大，几个年轻的男女军人，或一脸郑重或一脸笑容地站在一片荒草凄凄的山坡上，远处是隐约可见的绵绵雪山，背后有一棵挺拔粗壮、枝繁叶茂的红松，很像是电影《红岩》的剧照。只是那棵孤零零挺立在光秃秃山坡上的松树，让人怎么看都觉得像是舞台上的道具。母亲告诉我，那树是当年西北军阀马步芳抓劳工栽种的，据说还下了死命令，死三棵树砍一颗头，劳工为了活命，只能尽心尽力。不过在气候恶劣的青藏高原上，能存活下来的少而又少，仅存下来的就成了珍贵的稀有植物。为此，她们才会把“昆仑山上一青松”作为永恒的背景，想借此表达自己坚如青松、磐石般的志向。

那么荒凉凄楚的背景同那么年轻灿烂的笑容形成的巨大反差，让我久久沉思。

母亲和她的战友们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生活在那片荒凉、原始的土地上，工作在那座神秘、严厉的特种兵军营里，确实要承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难和孤独，但他们平心静气地承受艰难，点点滴滴地奉献忠诚的无悔无怨，却是最难理解的。不是装假，不是作秀，更不是哗众取宠（因为世上没有十几年、几十年甚至一辈子“什么也不说”的哗众取宠），那是什么？

问号和沉思使初读文章时的场景、镜框仿佛有了生命，从那群军人的一张张年轻的脸上，我看到了或勇武、

顽强或天真、纯净的表情深处的东西。在那纤尘不染的笑容里，我猜想那里的天空一定很蓝，万里无云的晴空下，心无旁骛的灵魂里，才会绽放出如此灿烂永恒的笑容。看这些文章之前，我一直以为母亲和她的战友们是在一种不得已的状态下，做出了不得已的奉献。他们安于现状的原因是一种不人道的强迫，一种愚忠和教化的必然，一种人性被禁锢的表现。现在看来，除了感觉自己的确判断有误之外，还丈量到我们彼此之间实在心距遥远，遥远得几乎分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这次为母亲的书作序，才让我有机会明白了这一点。

我四岁半时曾经到过那片遥远的地方，我见过母亲笔下那些值得尊敬的军人们，他们无一例外都是毕业于全国各名牌理工科大学的佼佼才子，他们完全可以过另一种潇洒浪漫舒适现代的生活，可是祖国选择了他们，他们选择了艰难。那是一些也许不值得羡慕，却值得记住的高尚的人。

尽管一代人会有一代人的理想和追求，我自知永远都不会有母亲他们那一代人的理想和奉献，但我也懂得：“你不奉献，我不奉献，谁来奉献？你也索取，我也索取，向谁索取？”我也明白，“今天不活在未来，明天就要活在过去”的警示绝非危言耸听。他们是一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人，中国的和平盾牌只有交给他们去铸造，去守卫。而他们，作为和平的守卫神，理应受到国家、人民乃至全社会的理解与尊敬。正如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解密后树起的纪念碑的碑文所镌：“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这里诞生，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这里研制成

功。为中国核武器事业建立了历史功勋的人们功载千秋！”

岁月流逝，那片方圆百十公里渺无人烟的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已经掀开了它封闭半个多世纪的神秘的面纱，曾经为之忘我奋斗几十年的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也已经满身疲惫、一脸沧桑。照片已经泛黄，照片上的人们终将一个个离去。我理解了一个沉重的夙愿，母亲和她的战友们之所以激情不减地一定要把这本书写出来，是为了留存住那种不死的精神和那份不老的情怀。我相信，终有一天，当幸福与和平以一种最高尚、最持久的光芒照亮祖国乃至全球大地时，欢呼雀跃的人们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隐姓埋名一辈子，毕生为和平铸造天弓的人。

我为母亲以及那些功载千秋的平凡人祈祷、祝愿！

这篇序言完成之后，我发现母亲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因为如果不是为了完成这分量不轻的“作业”，我可没有兴趣和耐心细读那些发生在几十年前的艰难困苦和鲜为人知的故事，不管这故事包含了多少发人深省、耐人寻味的思想精华。我们这一代人大都不喜欢太沉重、太苍凉、太遥远的故事。在我们的人生词典里，生活原本应该是轻松、随意、潇洒和幸福的，那些《走过艰难》的故事，远没有轻点鼠标就能进入的缤纷世界来得精彩、刺激和便利。然而读完了文章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情感世界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曾看过一篇军旅作家描写核导弹基地的报告文学，扉页上的那句话让我久难

12 走进神秘禁区

释怀：“正是为了文明的永恒，他们从文明走进洪荒。正是为了幸福的持久，他们从幸福走进苦难……”

我开始了认真而不是敷衍的思索……

2002年7月30日

写在前面的话

董葆华

常常有这样的瞬间，漫步于都市的喧嚣中，远处隐隐约约的军号声传来，会令我突然陷入一片军绿色的温柔之海，有淡远的念想撩云而至，有微温的泪水如泉涌来。当过兵的人，尤其是有过十几年、几十年军旅生涯的老兵，想必都会有这种难以忘怀的“大兵情结”，只是我的“大兵情结”因军旅生涯的特殊经历，来得更浓烈，更持久。

在近二十年的军旅生涯中，我从事的专业一直是与文学毫不搭界的“导弹遥控遥测”，但我始终无法放弃对文学的爱好，即使在保密纪律和各种各样的禁令极力要把我打造成令行禁止的智能型机器人时，我仍然保留了做梦的权利和把梦境储存在记忆中的能力。尽管我知道军旅生涯的文学作品，在和平年代尤其是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成为“远去的杀声”，军人崇拜的盛况已经化为平